

強龙伏“虎”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强 龙 伏 “虎”

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南昌

强 龙 伏 “虎”

——江西民兵剿匪反霸故事

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$1/32$ 印张 4.25 字数 8 万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江西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3,000

统一书号: 11110·18 定价: 0.33元

前 言

江西民兵，起自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。在当时，她的名称叫作“农民自卫军”和“赤卫队”。在这以后，她英勇地参加了第二、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
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江西民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又继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，丰功伟绩数不胜数。《强龙伏“虎”》这本书，只收集了其在全国解放初期，参加剿匪反霸斗争的一些故事。它虽是沧海一粟，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西民兵保卫新中国的战斗生活。

本书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征稿，至今已作过多次修改，但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收集到的资料有限，在编辑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，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，曾得到各军分区、武装部许多业余作者的支持，得到全省有关地、市、县宣传文化部门的积极协助，对此谨表谢意。

编 者

目 录

赵猛子三擒匪司令.....	彭霖山	李政志	(1)
青龙山剿匪记	全武兵		(10)
捉“鬼”	贺生炎	李作京	(17)
怒放的金银花	贺传圣		(26)
伏虎记	刘欧生		(41)
除狼记	曾 仲		(58)
山 妹	全武兵		(86)
翠微峰的黎明	林 白		(94)
“东霸天”落网记.....	锋 钺		(107)
强龙伏“虎”	刘冀仁		(118)

赵猛子三擒匪司令

彭霖山 李政志

《三国演义》里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。这里说的是一九五一年初，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五龙山区的剿匪斗争中，赵猛子三擒匪司令的故事。

在五龙山腹地，有一支打着“湘鄂赣反共救国军”旗号的残匪。这股土匪号称一千人马，其实只有三百多条枪，五百余由兵痞、恶霸、地主组成的乌合之众。为首的是个原蒋军部队的团长，名叫黄金宝。他们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使附近各乡的土地改革运动无法开展。为了稳定局势，保卫胜利果实，人民解放军某剿匪部队奉命歼灭这股残匪。他们在大山里与这伙亡命徒周旋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将土匪团团围住，给予了毁灭性打击。可是，清点战果时，发现匪首黄金宝等并未落网。于是，剿匪部队发动附近各乡民兵守住各条要道，打算等到天亮后，再来个瓮中捉鳖。

且说在五龙山下的狮子村，有个民兵小分队，由赵猛子担任队长。

这赵猛子本名赵玉山。他之所以被称为“猛子”，倒有一段故事：在赵玉山十三岁那年某日，他独自上山打柴，碰到两头小豹子。赵玉山立刻不管不顾，挥起柴刀砍死一头，捉住一头，连柴一并挑回家后，将死豹子剥皮，活豹子关进鸡笼

里。当时，他父亲打猎未归，家中就他一个人。俗话说：虎豹丧子满山跳。晚上，那母豹果然寻崽寻到狮子村。被赵玉山关在鸡笼里的小豹子听见母豹吼叫，立即与之呼应。母豹循声寻到赵玉山家门前，狂怒地扑到门上，又吼又抓，声音令人毛发皆竖。不料赵玉山竟毫不惧怕，将身子藏在门后，双手握住柴刀，准备和母豹搏斗。就在这紧急当口，打猎队回到村里，几支猎枪同时开火，打死了凶恶的母豹。等大家弄明白情由后，不由得惊叹起来：“这个伢仔，可真是个‘猛子’啊，敢把豹子引到家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！”打从这儿起，他这个“猛子”的名字便叫开来，久而久之，玉山这名字倒被人忘了。

这是旧话，丢过不提。且说赵猛子听说匪司令黄金宝还没有落网，心想这老虎冲乃是进出五龙山的必经之处，黄金宝要想开溜，十之八九要经过此地。想到立功就在今朝，赵猛子兴奋异常，大声鼓动民兵们要提高警惕，活捉匪首。民兵们听言都高兴极了，有的表决心，有的发誓言，……

“匪司令长得是什么样子？”突然，有个民兵问赵猛子。

这一问，可把赵猛子和别的民兵问傻了眼。是啊，那黄金宝到底是高个子，还是矮个子？是胖子，还是瘦子？大伙儿谁也没有见过他，就是到了眼前，恐怕还认不得哩。

不过，赵猛子是个粗中有细的人。他凝神想了一阵，便胸有成竹地回答：“我看容易辨认。国民党反动派的官，哪个不是喝人血的家伙，哪个不是膘肥体胖？我看黄金宝这小子也准胖得肥猪一样。大伙留点神，见到贼胖的土匪可不要放过，准是匪司令，没错！”

民兵们听赵猛子说得有道理，便都耐心地埋伏好等待。

不等到后半夜，忽然发现五个黑魇魇的人影，从山沟里摸出来，径直奔向冲口。赵猛子发个信号，埋伏在山冲两侧的民兵立刻应声而起，用枪对准来人，大喊一声“缴枪不杀”，同时捏亮电筒照到他们脸上。有一个家伙掏出手枪想反抗，被赵猛子飞脚把手枪踢掉。于是，五个土匪乖乖地缴械投降。赵猛子把电筒光打到一个肥头大耳的匪徒身上，心中一动，大声喝问：“你们谁是司令？”

一个身材瘦小得象根干柴棒一样的匪徒指着肥头大耳的家伙回答：“他是。我们都是他的勤务兵。”

赵猛子和民兵们心中大喜。赵猛子赶快走上去，将匪“司令”捆个结实。然后，叫过两位民兵，让他们同自己一起将这五个俘虏送往剿匪司令部。其余的民兵，依然埋伏在原地待命。

剿匪司令部设在狮子村对面属湖南管辖的龙家寨内，就是抄近路，也有二十里山径小道。黑灯瞎火走这山道，又要防止土匪逃跑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其实天亮以后再送也不迟。无奈赵猛子生就一副吃热粥的急性子，终至于生出许多事来。一路上，赵猛子让两个民兵押着那四个俘虏走在前面，自己押着匪“司令”跟在后头，手上死死攥着捆在匪“司令”身上的棕绳头。

大约走了十里路光景，他们到达湘赣两省交界处的清水塘。这里是一片荆棘丛生的盆形洼地，紧挨着一座黑松林。前往龙家寨的小路正好穿过洼地。

走进洼地不久，前头那个干柴棍土匪忽然叫说肚子痛，不等民兵允许，就往路边蹲下去。紧跟在后面的人便撞在他身

上。趁这混乱机会，干柴棍土匪身子一纵，钻进棘蓬里，不见了踪影。那个民兵咋咋呼呼要开枪，赵猛子制止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大不了是个虾米，看住这条大鱼要紧。”

土匪“司令”苦笑道：“溜掉的才是你要抓的大鱼哩。”赵猛子突然一愣，厉声喝问另一土匪：“溜掉的到底是个什么角色？”

土匪急忙回答：“回长官话，溜掉的是司令黄金宝。”赵猛子指着胖匪徒问：“他是什么官？”

“他是我们司令的保镖。”其余三个匪徒异口同声答。赵猛子有点不相信：“司令官为什么没有他这样胖？”

三个匪徒见问题古怪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。赵猛子暴躁起来：“你们耍的是什么花招？”

四个匪徒一齐发慌，急忙赌咒发誓，保证那溜走的干柴棍就是黄金宝。赵猛子观察他们的神情，始信此话不假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狠狠地跺脚骂道：“狗土匪，我就不信煮熟了的鸭子也能跑掉，我非把你抓回来不可。”骂罢，将四个俘虏交给民兵押送，自己提条汉阳造枪，一头钻进荆棘蓬去追。

赵猛子提着汉阳造枪，独个儿去洼地里钻了半夜，也没见到黄金宝的影子。天亮时分，龙家寨、狮子村的民兵都闻讯赶来，剿匪司令部也派来一个侦察班。军民聚在一块，研究分析了一番，断定黄金宝还在附近。于是，剿匪司令部通知四乡民兵，继续坚守岗位，不让一个残匪漏网，坚决活捉匪司令黄金宝。

且说赵猛子气恼恼回村后，召集全体民兵，继续在老虎冲埋伏。时至第二天后半夜，天气骤变，雷声轰鸣，电光闪烁，

暴雨骤然而降，浇得狮子村民兵个个身上没有一根干纱。眼下又正是春寒料峭，赵猛子他们被冻得上牙直磕下牙，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。于是，有人要求回家换衣服、拿雨具。赵猛子连忙阻止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这种鬼天气是土匪突围的最好机会。倘若我们疏忽，让残匪在这里漏了网，那可怎么向乡亲们交待。”大伙点头称是，抖擞精神坚守岗位。隔了半个钟头左右，就见一团黑影鬼鬼祟祟地向冲口移动过来。天空忽地闪起一道电光，照得整个山冲如同白昼。赵猛子他们看清楚一共来了六个土匪，其中一个个子矮小、面孔消瘦，正是昨晚溜掉的那个“干柴棍”。赵猛子顿时来劲了，“呼”地一下跳将起来，枪口对准众匪徒，高喝一声：“哪里逃！”这一声吼，不亚于刚才的雷声，震得六名土匪胆战心惊，乖乖地束手就擒。

赵猛子将六名土匪一个个捆绑结实，遂扯起嗓门，朝埋伏在山冲周围各条小路上的民兵报告喜讯：“捉住了土匪司令罗！”在各路埋伏的民兵闻声立即收“网”，一齐奔过来要看匪司令是甚等样人。谁也没想到，就在众人围观匪司令的当儿，几个人影儿悄悄地从冲口撤了岗的另一条小路溜过去。赵猛子吸取昨夜的教训，选出六位民兵，一人押一个俘虏，自己亲自带队，在天亮时辰，到了龙家寨的剿匪司令部。

听说捉住了土匪司令黄金宝，龙家寨轰动起来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有的执着木棍、铁尺，有的操起柴刀、菜刀，有的抡着斧头、大砍刀，一齐朝剿匪司令部拥来，同声高呼着要向土匪司令黄金宝讨还血债，为受难的乡亲们报仇雪恨，吓得“干柴棍”魂飞魄散，双腿跪下，怪声嚎叫：“饶命呀，我

不是司令啊！”一窝土匪个个只认得于剿匪司令，然而暴雨暴
赵猛子闻声大惊，赶忙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“我，我是黄金宝的弟弟黄银宝。”
原来，黄金宝在第一次突围之前，与众匪徒约定，失散后
在黑蟒洞会合。所以，他在清水塘溜掉以后，便去到黑蟒洞，
果然会到了他的弟弟黄银宝，小老婆“夜来香”及其他二十多
个头目等。他们议来议去，觉得还是只有突围一条路。黄金宝
想起被捕的事，眼珠子一转，便叫与他长相酷似、个头一般的
黄银宝打头阵，充当替死鬼，自己瞅准机会好溜。于是，演出
了这场金蝉脱壳的鬼把戏，使赵猛子逮住个假的。待黄银宝供
出以上真情后，赵猛子气得连连跺脚，责怪自己：“赵猛子啊
赵猛子，你真是个又粗又猛的莽张飞，怎么老是上土匪的当
呢？”

黄银宝受到党的政策的感召，交待了黄金宝的去向。赵猛
子听说漏网的司令有了下落，便向剿匪司令部首长献了一条搜
捕残匪的计策。大伙一听，都拍手叫好。
当天下午，在老虎冲一条羊肠小道上出现了一支十二人的
队伍。他们一律便衣打扮，有的头戴毡帽、草笠，有的腰扎宽
布带，有的挎着大肚子匣枪，有的扛着老套筒，武器不一、长
短不齐，队伍也走得稀稀拉拉、懒懒散散。看上去，很象一股
被打散的残匪。

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按赵猛子那条计策装扮成土匪模样的
解放军侦察员，由赵猛子和龙寨一位民兵及黄银宝带路去抓黄
金宝。
根据黄银宝的交待，土匪们在“突围”之前，规定了会合

信号：如果被打散，就以山道旁的茅叶为路标。这茅叶怎么可以作路标呢？原来，贼有贼计，土匪们只要将路旁的茅叶打个结，茅叶尖端所指方向，即是众匪聚会的去向。所以，就凭着辨认这个记号，赵猛子他们一路非常顺利地跟踪追击。

走着、走着，茅叶上的指路标突然消失了。赵猛子他们疑惑起来，一齐望着黄银宝。这家伙点点头，口说目的地快到了，自告奋勇要在前面带路。赵猛子他们便警惕地分散开来。

走了一百来步，前面不远处露出一个宽敞的山洞口。黄银宝唠唠嘴，赵猛子他们便悄悄地向山洞口包抄过去。洞里没有一点动静。赵猛子第一个冲进去，定睛一看，只见洞内空空然也。解放军侦察员们议论纷纷，赵猛子气得咬牙切齿，黄银宝吓得目瞪口呆、脸色灰白。

正在这时，洞口“噗通”一声响，只见一名土匪被便衣队的人推倒在地。

原来，黄金宝虽然与匪徒约定了聚会的联络信号，但是，却带着土匪龟缩在另一个山洞里，每天派出一名小土匪在这边洞口附近观察动静。刚才这小土匪躲在洞口附近的荆棘蓬里，眼见赵猛子他们来头不对，晓得了事，便在他们进了洞后，要起身去报讯。却不料便衣队的三名老练侦察员并未进洞，分散在洞口外观察情况。于是，将小土匪活捉。

小土匪供出黄金宝的住处后，便衣队便押着小土匪在前头带路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，隐蔽地走了五、六里光景，走到一个叫婆婆岩的地方。小土匪指着岩上的一个山洞口，轻轻地说：“就在上面。”

大伙仰头观看，只见那洞口云遮雾绕，居高临下，只有一

一条羊肠小道直通而上，离洞口不远处，有一片黑压压的原始老林。

便衣队的同志商量了一番，认为正面上岩，必然打草惊蛇；只有绕道上岩，先截断土匪后路，才能瓮中捉鳖。赵猛子因为从小跟着父亲在这里打猎，所以不用思忖，便说出另一条上岩的山路。于是，便衣队留下三位侦察员押着俘虏埋伏在岩下，其余的人都跟着赵猛子绕道上岩，截断土匪的后路，冲向洞口。站哨的土匪发现有人来，惊呼不止。黄金宝便带众匪徒往外冲，与赵猛子他们“砰砰”“嘭嘭”打将起来。解放军侦察员都使用清一色的二十响小机枪，一扣扳机，便是一条火龙，几下工夫，就把土匪的火力压了下去。赵猛子看得眼红，掏出一颗手榴弹，扯出弦便朝匪群掷去。赵猛子力气过人，准头又好，手榴弹正好在匪群中间开花，炸得匪徒叫爹唤娘，死伤好几个。余下的几个亡命之徒，在“夜来香”指挥下，一面拚命顽抗，一面朝岩下撤退，埋伏在岩下的三位侦察员随即展开火力拦截，与从岩上追下来的猛子他们两下夹攻，把土匪围困在半山腰间。

赵猛子自动担负压后任务，防止残匪漏网。他翻遍岩上的匪徒尸体，又仔细搜查了山洞，就是找不见土匪司令的影子。赵猛子急得瞪大眼睛，反复观察山洞周围的一草一木，蓦地，目光落在悬崖边一棵老樟树上。

这老樟树有了年代，又粗又高，而且经过雷击电火烧身，树干上被烧了个大窟窿。由于这窟窿正好朝向悬崖一边，稍微粗心一点，便发现不了。赵猛子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，这次搜查得格外仔细，老远便发现了樟树身上的这个窟窿，随即提着

不斜靠”：青一山大，一卧一卧树掩覆，黄爵手举高，前土爵斜
背善烟，手口卧一卧斜支一出云内卧斜从，夫工儿会一。”杀
柴干”是五人姓**青龙山剿匪记**又奥又个一出
金黄排，手大拔射，斜黄刚又不斜得兴高干益族。宝金黄“卧
五干卧曲下藤煮斜背”：笑大斜仰。不斜卧**全武兵**卧一定
击斜“香来香”：息斜卧与斜斜不岸，相斜“！去天上卧斜

九龙山横卧在赣粤边界，蜿蜒逶迤，气势磅礴；主峰青龙山巍然耸立，高入云端，山腰有个瑶山寨，居住着几十户瑶族猎户。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，青龙山下的县城解放了。这天，瑶山寨的瑶族青年猎人玉虎带着山货兽皮到城里，在街上转了一圈，来到供销社，放了两张鹿皮和半斤多香蕨在柜台上。要是在从前，山霸和奸商拿出一疙瘩盐就要换走同样厚的一叠兽皮。可如今解放了，买卖公平。玉虎拿着售货员给的钱，居然买了两件球衣、一双解放鞋，还有一竹筒咸盐。想想这解放前后的明显变化，玉虎随即购买了一张毛主席像，恭恭敬敬捧回家，端端正正挂在迎门墙上，每天出门打猎捕鱼前以及回家进门后，总要对着毛主席像鞠一大躬，表表自己的心意。

不料，第二年春，恶霸侯百万串通地方上一些地主老财，拉起反革命武装，上山为匪，到处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还扬言“谁要跟着共产党斗地主、分田地，就要谁家的茅棚过火，老少过刀”。可是，它属秋后的蚂蚱，还没神气几天，就被解放军剿匪部队和当地民兵、群众在龙虎口打得丢盔弃甲，七零八落地逃进深山老林。

这天天边刚放白，玉虎正要下楼去，忽然听见“砰砰”几

声枪响，紧跟着山寨里就一片鸡鸣狗叫，人声鼎沸。他探头向门外望去，见有几个土匪朝自己的木楼边奔来。玉虎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顺手抄起一把斧头。就在这工夫，三个土匪“腾腾腾”窜上木楼梯，为首那个镶着满口金牙的家伙跳进门，嬉皮笑脸地问玉虎：“瑶佬子，有什么山珍野味孝敬孝敬爷们。”

玉虎反倒定了心，在鼻子里“哼”一声，说：“人吃都不够，还轮得到狗上灶。”

大金牙朝旁边两个土匪大喊大叫：“给我搜！给我搜！”

霎时间，木楼里乒乒乓乓一阵乱响，桌倒凳翻。大金牙忽然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，张牙舞爪地扑上去就要撕。玉虎再也忍不住了，举起斧头，大吼一声：“谁敢动！”

这一声吼，仿佛在小楼里响起声炸雷，惊得那土匪发怔。玉虎不等大金牙的手伸到毛主席像上，便一斧头劈过去。大金牙吓得“哎呀”一声叫，跳开去，拿枪对准玉虎，……

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，“叭”、“叭”两声枪响，站在门口那个土匪的脑袋立即开了花，尸体从木楼上栽下去；大金牙也丢下枪，夺门而出，不防脚下踏空，倒栽葱从楼上摔下去。

玉虎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，就听到楼梯“吱吱”作响，转眼间看见一个高个头、四方脸、四十上下年纪的汉子冲上来。这人是谁？他不是别人，正是解放前在青龙山一带打游击、最近刚刚调到区里担任区中队长的柳永春。

柳永春活捉了那名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土匪；玉虎急忙找根绳子，把土匪左一道，右一道捆得结结实实。这时，通讯员

赶上来，报告说土匪听见枪响后，已经抱头鼠窜。老柳点点头，随即叫他押走俘虏，通知战士们清点战果。

通讯员押起俘虏走下楼。老柳走到玉虎跟前，拍着他的肩膀问：“小伙子，没伤着吧？”

玉虎摇摇头，怅然地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叫柳永春，是区中队的。”老柳拉玉虎坐下，问：“这几年过得怎样？”

玉虎恨恨地把斧头劈进木墩，回答：“你不是全看见了？这群狗娘养的！”

老柳摸着斧头，咬着牙说：“这笔帐迟早要和他们清算！”

不过一袋烟工夫，寨子里的猎户都闻讯赶来，围着老柳问长道短。玉虎往锅里倒了半竹筒水，抓一把山茶放进去。老柳帮忙拨着火。木楼里顿时热气腾腾。

喝过茶，玉虎对老柳说：“老柳，县城解放都快一年了，大家都巴望着过上好日子。可土匪又来作践，这口气怎么憋得住啊！”

老柳说：“毛主席领导咱穷人翻了身，就象挖了他们的祖坟，他们能甘心吗？他们有枪，我们也要掌握枪杆子，组织民兵，跟他们斗！”

“组织民兵？”

“是啊，人民的胜利果实，要靠人民自己来保卫。只要我们把民兵组织起来，这股土匪就是草上的露水、瓦上的霜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根据区委决定，帮助大家把民兵组织起来。在战争年代，瑶族的穷苦人为革命流过血、淌过汗，记得东山大爷就领着人，跟山霸头人斗过。”